

# 抗戰與覺悟

黃海舟中

此書攝得一家之 命佳選將過世系  
四十二年餘一死 憐毛秦公早出地

二月廿七日

方力為軍清理時刻好融融而福緣  
身十年餘後血 登身之冠見旅復  
擁進野界理諸夏 出吐程誠賊此詩  
近事工人亦路路屬同心向德一戎衣  
二月廿七日 黃海舟中

郭沫若

郭沫若著

抗戰研究社印行

# 抗戰與覺悟

每冊實價國幣式角  
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郭沫若

發行兼  
印刷者  
抗戰研究社  
上海南京路

分售處  
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初版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三版

# 「抗戰與覺悟」目錄

我們爲什麼抗戰·····	一
抗戰與覺悟·····	六
全面抗戰的再認識·····	二十
理性與獸性之戰·····	二十七
忠告日本政治家·····	三十一

由日本回來了.....	三八
到浦東去來.....	五七
前線歸來.....	六六
希望不要下雨.....	八十一
x	
不要怕死.....	八五
由「有感」說到氣節.....	八八
「侵畧日本」的兩種姿態.....	九一

# 我們爲什麼抗戰？

—— 為保衛自己的祖國

—— 為保衛世界的文化

—— 為保衛全人類的福祉

東方有一大群瘋狗，這一大羣瘋狗便是日本國的飛揚跋扈的軍人。

日本的軍人，尤其他們的領導者，他們自幼年時便受着偏頗的軍事教育，他們的頭腦異常簡單，除掉侵略、佔領、轟炸、屠殺之外，沒有其他的字彙。他們自中東之戰、日俄之戰，屢次的戰役獲得了戰勝的甘飢以來，他們只知道戰爭的利得而不知道戰爭的慘禍，這，早昏迷了他們作爲人而存在的良心，他們是把人的血液當成爲醇酒了。

歐洲大戰對於日本也有了偏惠，世界的均勢漸漸地失掉平衡，日本的軍人便

愈加跋扈起來，他們在他們的本國是早已施行了軍事的統制的。連那號稱爲自由主義者的日本的唯一的元老，西園寺公爵，都早已失掉了他的政治上的發言權，而且連生存權都時時要受着危害，其它是可以不言而喻的。

和平的日本，理智的日本，建設的日本，是早已窒息了。

日本就在這一大羣的狂暴軍人的統制之下，在吐放着他們的毒氣。他們的野心是沒有止境的，他們不僅是想吞滅我們全體的中國，而且是想混一我們整個的世界。這，我們是明確地知道的。就是全世界的具眼的人士也是早已知道。

我們曉得，人類的福祉是在人類生活得到理智的統制時的和平狀態之下所建設起來的。人類自脫離了獸域以來，他的目標是正確地向着人類的協和，泯除着各個民族各個社會的偏狹的傳統，尤其個人所稟賦着的先天的獸性而前進着的。以往的人類文化是這樣建設了起來，今後的人類文化也當這樣建設起來。

我們中華民族素來是嗜好和平的民族，我們的祖宗替我們建設了四千年的文

化，以仁義爲大本的文化。這文化我們作爲禮物贈送給了日本，使日本人早於千年以前脫掉原始的界域，和我們達到同一的水準了。

我們中華民族在最近的三百年內，曾受過一度原始民族，滿洲人的蹂躪，受了他們的無理的統制束縛，聰明才智之士迭受摧殘，因此對於世界文化幾乎沒有絲毫的貢獻。然而深賴歐美民族在和平的統制之下建設了新興的科學文明，補償了我們的陷缺。這文明又由歐美民族作爲禮物贈送給了日本。使日本早於五十年以前脫掉封建的界域，又和歐美人達到同一的水準了，

然而，日本人，在狂暴的軍部統制之下的日本人，所回答我們的禮物是什麼呢？是毀壞文明，摧殘人類福祉的飛機大砲，毒氣細菌！

日本的狂暴軍部是世界文化，人類福祉的最大的脅威，這，是明而且白的事體。

不僅我們中國民族是達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就是整個人類都是達到了生死

存亡的關頭了。

過往無數的志士仁人爲謀人類福祉，費盡無數心血所創建的文化利器，都爲日本軍閥所逆用，用來毀滅我們全人類了。

我們中國民族本着他愛好和平的素質，我們被逼迫到忍無可忍的地步，我們現在提着正義的劍，起來了。我們不僅是爲要爭取我們的生存權，爲要保衛我們的祖國而抗戰，我們並且是爲要保衛全世界的文化，全人類的福祉而抗戰。

我們知道，我們的力量很薄弱，但我們的意志却很堅強。我們也明確地知道，日本軍部的強悍是因有日本經濟爲糧台，而日本的經濟基礎是奠設在我們中國身上的。我們中國能制日本經濟的致命，同時也就是能制日本軍部的致命。古語云：「時日曷喪，余及汝偕亡。」我們要拚棄我們的一切，至少是要達到與日本軍部同歸於盡的一步。

我們就犧牲了自己的生存權，犧牲了自己的祖國，而使全世界的文化，全人



類的福祉得到保障，我們能遂行着這種使命，我們是感覺着無上的光榮的。

全世界愛好和平的朋友，保衛文化的戰士，請你門一致起來和我們攜手，爲全世界的文化而戰，爲全人類的福祉而戰，殲滅這東方的一大羣瘋狗！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草於上海飛機大砲的轟擊中）

## 抗戰與覺悟

自從蘆溝橋事變發生以來，我們在華北對於日本的抗戰，已經兩個月了。自從虹橋事變發生以來，我們在上海對於日本的抗戰，也已經一個月了。在這一兩個月的抗戰期中，我們全國上下的一德一心，前綫將士的英勇殺敵，各界民衆的踴躍輸將，使一般的國際的朋友都刮目驚嘆，就連慣于造謠誣陷我們的日本軍部和它的爪牙，他們在上海招待國際新聞記者的時候都不能不承認，這是我們應該引以爲快樂的。（前幾天我到前綫去過一次，會見我們的淞滬總司令張治中先生，他對我說，我們從敵人的陣亡者身上搜出了一封家信來，信上寫着說他們一上岸便和我們的前綫接觸，他們沒料到我們中國的士兵是異常的勇敢，他們的小隊長陣亡了，中隊長陣亡了，聯隊長也陣亡了。士兵傷了的不計其數。但他自己却沒有料到，在他自己把這信寫好還沒交出，而他自己也陣亡了。這位陣亡的也是

一位中隊長，足見日本的軍人也深切地由我們得到了一番的教訓了。）

抗戰是我們中國唯一的出路，只要我們抗戰到底，只要我們繼續作長期的全面的抗戰，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這樣的言論已經普遍到了我們全國。我們全國的同胞幾乎每一個人都能在口頭筆下表現出這樣的話來了。在沒有抗戰以前，有一部分恐日病患者，把日本的武力估計得過高，把我們自己的武力估計得過低，以為我們只要一抗戰一定會打敗，而且會至於亡國，但是在現在，這樣的人已經再不敢說出這樣的話了。究竟我們國民的潛勢力是很偉大的，我們是「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我們受盡了日本人的氣，被逼到忍無可忍的地步，一旦發奮起來便使日本人生出了恐怖，使那些只是害怕日本的恐日患者也一樣生出了恐怖了。

這一兩月的抗戰，平心地論斷起來，我們可以說已經是得到了相當的勝利的，在北方敵人雖然佔領了北平天津，但是我們的軍隊已經把敵人包圍了起來，使

它絲毫也不能發展。目前在天津的近郊我們的先鋒已經和敵人以炮火相見了，在上海，尤其使敵人發生了焦燥，使敵人成爲了瘋狂。敵人以一百幾十隻的兵艦進攻我們，把我們毫無辦法！一次求援，再次求援，三次求援，現在敵人的陸軍已陸續增加到十一個師團，和海軍的陸戰隊人數合計起來在二十萬人以上！然而自戰事發動以來已經一個月，而敵人始終被局限在沿江沿浦的一帶地域。敵人一再聲明，說要在幾月幾日之前解決我們，然而結果只是一些空砲。日本的所謂「皇軍」的威力，是掃地無存了。他們一味的只是拿些高言狀語來威脅人，然而現在威脅是不靈了，他們就因爲這樣所以焦燥得發了狂，四處用飛機來向我們轟炸，然而轟炸的結果是怎樣呢？充分地表現了，他們的野獸的面孔和心腸，充分地使他們自己失掉了全世界的同情，並充分地激起我們的民族的義憤和士兵的敵愾！在未抗戰以前，許多害怕日本，因而袒護日本的國家，近來因爲日本軍人的狂暴的獸行，都一致地在痛罵他們了。這樣看來，我們這一兩月來的抗戰，在軍事上，可

以說是已經得到勝利的。

戰爭的勝利不僅是限於軍事的勝利，我們還有經濟上的勝利、道德上的勝利，也是同樣地是獲得了。

我們先說經濟上的勝利吧。日本自發動戰事以來，據一般人的統計：它每月的耗費是五萬萬元，但我想，在實際上恐怕還不止這一點。請看日本國內屢次請求增加預算便可以明白。一次是五萬萬七千萬元，再次是二十萬萬，他們今年的預算總額已經超過了五十萬萬元了。這要算是它的有形的損失。還有它的無形的損失。我們單拿上海來說，她的損失已經是不可計算的。閘北虹口浦東一帶的日本人的產業，幾乎全部是被我們打光了。日本在我們上海費了二三十年的慘苦經營，我們可以說，至少有三分之二已經化成了砲灰。日本人的經濟上的損失，我們要知道，就是我們經濟上的勝利。我們的產業，無論是新式的機械工業或舊式的手工業，可以趁這個機會在內地復興起來。這是必然的趨勢，也是必然的要

求。我想我們聰明的產業家一定早已見到了這一點，已經在着手學畫，我們的政府一定早已見到了這一點，早遲是要加以獎勵的。譬如我們把日本的棉紗人絹等來說。日本的在滬紗廠已經被毀滅了三分之二以上，它的內地的紗業與人絹業也因受着軍需工業的畸形發展的壓迫，並因戰事的結果失掉了市場，短線的短線，倒閉的倒閉，這必然的結果便是給予了我們一向受着日本壓迫的紡織工業和舊有的絲綢業織布業等以復興的機會。平常我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提倡使用國貨的企圖，現在可以說是靠着日本的狂暴軍閥來替我們促成了。這在經濟方面的勝利，可以說，已經是決定的勝利。

我們再說到道德上的勝利吧。日本的狂暴軍部純粹以侵略的目的發揮他們的獸性，他們任意毀壞我們的文化機關，屠殺我們的智識青年，轟炸我們的無防衛無抵禦的婦女老弱，他們已經是成爲了人道的劊子手，文化的敵人。日本的一般無節操的怕死的政治家和言論家們大都屈膝在軍部的面前替他們作播音器，由他

們的國內國外昧盡良心，專門造謠欺騙他們的出陣兵士，大都是受着威逼和欺騙而來。因為這樣，那些士兵都是很怯懦的，一被我們衝鋒，便立即抱頭鼠竄；一被我們擒獲，便立即跪地求饒，他們的這些行動，可以說，是把他們的國格已經喪盡了。然而，我們却和他們是恰恰相反。我們是舉國一致的為保衛祖國而奮戰，我們的這項神聖的戰爭是滅却了自己的私慾而保持人類的天理。我們這一次的抗戰，替我們的國家、民族，爭回了人格不少。北方修麟閣趙登禹的戰死，南口楊方珪的一團人的戰死，寶山姚子青的一營人枕城而死；飛機師閻海文因飛機受傷，用落下傘飛下，飛下了敵人的陣地，用手槍射殺了敵人，剩下最後一顆子彈，向着自己的太陽穴上一擊而陣亡。這些可歌可泣的壯烈的行爲，在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替我們增加了無數光榮的篇頁。這些烈士的壯烈行爲同時也使我們頑廉懦立，把我們的士氣和民氣，愈見鼓舞，興奮，而增高了。這層，和敵人比較起來，我們可以說，在道德上已經是勝利了。

但是，目前雖然已經有了這些軍事上的勝利，經濟上的勝利，道德上的勝利，我們仍然不能滿足。我們所求的勝利不僅僅是這一點。而且我們還要知道，敵人的武力依然是不可輕視的。敵人因為節節失敗，處處失敗，惱羞成怒，必然要傾倒他們的全力來和我們決一雌雄，請看日本的首相近衛屢次放言，說要長期作戰、徹底地使我們屈膝；日本的內閣一再向議會提出增加預算的請求而且得到通過；日本的侵入我國的軍隊，無論南北，都一再地向他的本國求援，這些都可以表現他們的決心。我們對於敵人的這種決心，應該要把我們抗戰的意識和抗戰的覺悟檢閱一下。我們應該檢閱一下自己，究竟對於長期的全面抗戰有怎樣明確的認識，在最後的勝利未到來之前我們有怎樣徹底的覺悟？這種認識和覺悟的隨時檢閱，在抗戰期中，是絕對必要的。

我們知道，近來已經有一部分人，尤其住在上海的人，存着一種傲倖的念頭，希望戰事早早得到一個段落，使我們的和平的享樂生活得以早早地恢復起來。



這種心理在目前的抗戰上是很危險的！我們雖然不好說這是漢奸心理，然而也可以說這是亡國心理！我們不是說要長期抗戰嗎？這長期豈是一月兩月便可以了事的？在敵人方面或許有那樣的企圖，想在南方得一個相當的勝利，以敷衍他們的面子，之後，便暫且收斂他們的鋒芒，而專門向華北進攻。這種戰畧，如是的，正是敵人的最惡毒的戰畧。因為敵人的進攻我們是利於把戰綫縮短，把戰地局部化，好讓他們緊緊打，各個擊破，因此我們的長期抗戰，全面抗戰，正是敵人所最忌避的。我們現在假如希圖戰事早早告一段落，豈不是正中了敵人的奸計？這種倣倖的心理，可以說，對於抗戰的認識和覺悟是太模稜了。我們這次的抗戰是要求我們全國的人抱着最大的決心，忍受最大的痛苦，犧牲一切和敵人拼命。敵人不是一月兩月可以打得倒的敵人，因而我們的抗戰也不是一月兩月便可以告得一個段落的抗戰。我們這篇偉大的用血寫出的文章才僅僅是在關頭，我們要堅定着自己的決心，要抗戰他一年兩年乃至十年百年，在敵人沒有打倒之前我們

是永遠不會停止的。

我們也知道，近來又有一部分人，尤其住在上海的人。他們見到敵人的狂暴，也不免在發出浩嘆，說是損害太大了，犧牲太大了。這種想法，我們也可以說和恐日心理是相差不遠的。戰事自然是不免有損害和犧牲的，敵人的存心是要整個吞滅我們，故爾屢次發動戰事。我們起來抗戰，也就是甘心忍受莫大的犧牲，甘心忍受莫大的損害，而來爭取我們民族的解放，保衛我們祖國的獨立的。試問我們目前所受的損害可以和亡國相比嗎？我們目前所受的犧牲可以和滅種相比嗎？假使我們的國亡了，種滅了，我們的身家性命還有甚麼存在？我們目前是要以一人的死爭回一族的生，是要以一家的亡爭回一國的存。我們的前敵將士在戰場流的血是有光輝的，就是我們的許多無辜的老弱同胞，受了敵人的轟炸所流的血，對於敵人也並不是全無代價。我們的無辜老弱所流的血，寫出了敵人的狂暴，我們的無辜老弱是用血證明了敵人的獸性，證明了敵人是人道的劊子手，是連禽

獸都不如的。我們無辜老弱的血，和我們前敵將士的血一樣，並不是白流了的。但是我們後死者的責任却就在不要使我們的老弱同胞和武裝同志的血，白流了！

還有我們說到損害，對於損害的意義也應該有一種深切的考慮。第一層我們要知道敵人在這次抗戰中，它所受的損害已經比我們更大。我們知道，敵人的產業是高度化了的，我們的產業落後，大部分還保持着原始狀態。落後的產業在平時的經濟戰上，自然是敵不過高度的產業。然而在戰時的消耗戰上，那情形便恰恰相反。敵人就毀滅了我們的一座城趕不上我們毀滅他的一座工廠或一個堆棧。事實上我們把敵人在上海的工廠和堆棧已經毀滅了不少，但是敵人所毀滅的我們的城市究竟是佔少數。敵人的毀滅，我們正該歡迎，因為舊的不毀滅，新的不能建立，舊的城市正是我們的負擔，我們平時是負之過重而又毀之可惜的。現在好了，敵人的飛機炸彈正替我們開展出了除舊布新的機運。

第二層我們還要知道，敵人的損害固然是我們的勝利，而我們的損害却同時

也就是敵人的損害。這道理是很簡單的。因為我們中國是一個世界商場，而尤其是日本產業的重要的消費地。日本的這次侵略加上我們的抗戰，這明白地便是破壞了他的商場，減低我們的購買力。所以我們的損害，在這兒老實說是成爲了我們的武器。我們不僅應該歡迎敵人的損害，而且在必要時是須得自行損害。如保全國土是我們全般國民，尤其前敵將士的責任，我們是不能把守寸土尺地輕易地送給敵人的。但是，遇着在戰畧上或迫不得已的時候，我們須得退却，那時便是我們應該以自行損害作爲最高武器的時候。拿破崙遠征俄國，俄國人自行焚燒了莫斯科的戰畧，是值得我們想起的。

要之，我們這次的抗戰關係於我們國族的牛死亡亡，我們全體國民是不能够苟且偷安，或畏難不前的。我們應該時時刻刻提醒我們自己<sup>的</sup>意識，堅定我們自己的決心，要真正正地做到「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的地步，不僅是口頭說說，文字上寫寫而已。還有我們在刊物上時時見到有「勝固不驕，敗亦不餒」的標識，

這也是值得我們時常提醒着自己的金言。我們自然人都希望打勝仗，然「勝敗是兵家之常，」打起仗來不一定是常常都要打勝的。尤其我們的敵人是頑強的勁敵，它處心積慮的圖謀吞併我們已經有五六十年的準備，而我們的抗戰是僅僅只有五六年的準備的。我們的準備實在還不充分。但敵人不讓我們有充分準備的餘裕，現在逼着我們不得不起來抗戰了，我們尤其要覺悟，軍事上要保持每戰必勝，那是太把重大的責任專門放在了武裝同志的身上了。在這兒所謂長期抵抗的意義是值得我們時時來加以考慮的。這意義是說，我們即使打敗了，我們也要抵抗，尤其量我們要打到一兵一卒都不殘存，我們民族的最後一珠血都是要為爭取民族獨立的光榮而流的。所以我們在這神聖的抗戰期中要不圖苟安，不怕犧牲，不怕打敗仗。打了一次敗仗立刻垂頭喪氣的那種行爲是我們民族的恥辱。在戰事未發動以前我已曾經往××去訪問過××××××××××張發奎先生，他有句話說得好，他說，他立在軍人的立場是要「屢敗屢戰」的。前幾天我又到前綫上訪問

××××××陳誠先生，他也是和張發奎先生同樣的口吻，說要「屢敗屢戰」。這句話是應該作爲我們全體國民的座右銘的。我們人人要存着必勝的決心，然而我們也要不怕屢敗的挫折。我們的寸土尺地都不要喪給敵人，然而在萬一的機會上寸土尺地有不能保存的時候，我們也要保存我們的不屈的精神，而要求敵人拿出重大的代價。南口的楊方珪團長，寶山的姚子青營長，都是我國人民的榜樣。

事實上敵人在軍備上雖然強過我們，然而他的經濟基礎異常脆弱。這一兩月來的抗戰已經就表現得很明白了，他們國內和在滬的資本家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恐怖，甚且有因爲這次的戰事而自殺了的人。他們的物價一天一天地暴騰起來，各種債券一天一天地暴落下去，只要我們時時提醒我們的最大決心，敵人的總崩潰的時期終竟是不很遠的。在目前我們自然是單獨地在和敵人對打，我們自然並不拒絕國際的友人爲我們幫忙，然而我們也不應該存一個依賴別人的那種卑劣的心

3-55678

8/20 19 8/20

事。「天助自助者，」只要我們自己肯努力，我們把敵人打到相當疲罷的時候，幫忙我們的友人自然也就會起來了。這也是促進敵人總崩潰的一個重要外因，敵人總崩潰時期究竟到什麼時候才來，雖然不敢預言，然而斷斷乎要不到十年百年，或者甚至於要不到一年兩年。敵人的總崩潰便是我們所期待的最後的勝利。在這個總勝利到來之前，目前的小勝利，我們可以滿不在意；就是目前的小失敗，我們也是應該滿不在意的。我們要「屢敗屢戰，」戰到敵人總崩潰到來的一天。要有這樣覺悟才能够保障得最後的勝利。

(九月十一日)

## 全面抗戰的再認識

關於全面抗戰，一般人的解釋，似乎是專門注重在戰域起泛的一點。

這次的戰爭本發動在華北，但是，我們對於日本的抗戰却不局限華北，我們在上海也和日本抗戰了起來；其它沿江沿海，凡有日本飛機來襲擊的地方，我們的空軍都一律地向他抗戰。像這樣，在目前雖然名義上並沒有下總動員令，而事實上已經發動了全國一致的作戰過程。這個現象，似乎也就是一般人所了解的全面抗戰了。這，不用說是全面抗戰的一面，而且是最為醒目的一面，然而這並不是全面抗戰的全部。

一般人說到戰爭，便把它局限到軍事的作戰上去，這已經是不正確的一種見解，戰爭本身是有進化的。就單就軍事上的作戰說，有古時的單人獨馬，一刀一槍的平面戰爭，有現代的機械化，化學化，海陸空軍大集團的立體戰爭；戰爭的



規模和形式，其進化是很可以驚人的。這種現代的立體戰爭已經不是單獨的軍事上的事體，這兒是把全國的力量集中起來；全國的學術，產業，政治，經濟。教育，訓練等等，在平時都要有充分的素養，而且是有系統有計劃的素養，然後才能結晶成爲現代的立體戰爭。譬如我們的科學和工業如不發達，我們不能夠製造多量的戰車和坦克車，不能夠製造多量的軍用氣體，我們的部隊便無從機械化起，無從化學化起，這事實是我們目前是存在着的。我們中國因爲產業落後；文化落後。因此在作現代的立體戰上我們便感受着沒大的缺陷，我們的部隊不僅還沒有機械化，化學化，連我們的海軍都還沒有建立，我們的空軍也太不充分。假使在這次的抗戰上，我們有得更多的飛機，有得若干的潛航艇，我們的戰爭一定更有可觀，那是毫無可疑的事。

真實的全面抗戰應該是國家社會內的一切設施的戰時機構化。所謂戰時的經濟，戰時的財政，戰時的教育，戰時的社會問題等等，那些問題都有專家在那兒

規劃，而且有一部分已由我們的政府和社團次第施行着了。這規劃愈完密，施行愈迅速，我們的全面抗戰的威力便愈宏大。關於這些問題的規劃和施行，但可惜的是，那周密的程度和迅速的程度，於目前的軍事作戰的過程，可以說完全不能相應。這層在我們看來，覺得是一種危險的徵候，平時我們的一切規劃和設施已經落後了的，到戰時的現在，如還要落後於人，那我們在抗戰上是要增加很大的困難的。

現在且舉出幾個事例來證明。

譬如上海紗廠的向內地移動吧，這是自戰事發動以來早已宣傳着的問題，政府也已有一定的規定來獎勵遷徙，然而直到現在大家都還在觀望。這紗廠移動不僅是於國家有利的重要的國策，就於經營產業的個人也是有絕對的利益的。上海在目前的状态之下，無論怎樣是不能夠繼續營業，即使上海在短時期之內得以恢復和平（這是斷斷乎沒有的事），然而日本人的侵畧是沒有止境的，隔了若干時，

必然地又會有同樣的戰事發生；上海已被證明爲不是國家產業可以安置的地方了。而且這次淞滬抗戰的結果，日本紗廠被毀滅到了三分之二以上，這正給我們的棉紗業以擴張的機會。聰明的產業家是應該見到這些，自動地把產業向內地移，用不着還要等待政府來鞭策獎勵的。然而大家經了鞭策獎勵，却依然在心存觀望，不肯移動，因此失業的工人便多多淪落爲難民；其有不能逃出戰區的。爲生活所迫也就不能不被敵人利誘而爲不利於國家民族的漢奸！這種遊移的態度，對於國家實在是人財兩失。

最近我們見到報上載着，就是今年的棉絮豐收。前幾天我到浦東去過兩次，看見沿途的農民正在採集棉花，大家都辛辛苦苦地採集大包小袋的，的確也呈着豐收的景象。這在平時本是應該慶賀的事件，然而在目前的戰時却是值得我們深深考慮的一件：平時浙江一帶的棉花，大抵是爲上海的日本紗廠所收買的，今年抗戰的結果，日本紗廠既被毀滅，棉花的出路便不能不成爲問題，因而種植棉花

的江浙一帶的農民生活也就不能不成爲問題；這一批批農民如一失掉生活，勢必又成爲難民，而其一部分人只以爲戰爭的結果是使他們失掉生活，勢必又淪爲漢奸，爲敵人所利用！我想在這時候政府爲百般的政務和戰事正忙個不了，有些事體實在兼顧不來，應該要由我們聰明的愛國的資產家來負起責任，譬如不要把自己的資本窖藏起來，多多拿些來收買棉花，解救農民的生活，迅速把工廠內移，迅速開工使失業工人復業，這是對於自己的產業大有利益的舉業，然而已經就在遂行着最高的國策了。

以上所說是戰時的產業計畫推動得很迂緩的事實。此外如戰時的外交計畫也推動得同樣迂緩，我們在這次的抗戰上多多需要國際友人的幫助是明如觀火的事。我們的外交官吏十分努力，在國際關係上誠然是已經獲得了相當的成功，然而全靠正式的外交，這力量是還不夠的，因此在一月以前早就有發動國民外交的計畫提供了出來，希望多多選擇於國際有聲望的文化作爲國民代表派遣歐美，以發

動英法美等國的民間力量，使他們了解我們抗戰的意義，並給我們以精神上的和物質上的資助，這實在是有絕對的必要。例如有些國家的資本家在抗戰期間借款，或拍賣大批軍火給我們的敵人，這在我們沒有宣戰的抗戰上，正式的外交是無法阻止的；但如我們發動了國民外交，在各該國的內部得到了民衆的同情，資本家們的利慾心至少會稍稍收斂一下，那種消極的結果，於我們已經是沒大的利益了，如有積極的結果，能和各個愛好和平，尊重文化的國家成立互助公約，那對於國家的利益更是不可計量。然而發動國民外交的動議已經有了一個月，而其實現卻渺無影響。倒是據報章所載，日本人的國民外交反比我們先發動了起來。連人選都已經決定了。像這樣，在戰時的規畫上，我們又落人後，我們要望抗戰持久，並望抗戰必勝，那是有點南轅而北轍的。

總之，所謂全面抗戰的意義是值得我們再加認識，而我們所希望的，尤其是民間的有力者該把這個問題的解答，嚴肅地執行起來，有這些事件應該不必一定

要等待政府去措辦的，更有好些事體一經措辦，不僅於國家有益，而且同時更於個人有益，希望大家於保衛國族的神聖誓約之前，擔當起執行全面抗戰的實際。

（九月十五日）

## 理性與獸性之戰

人類本是從猿人進化來的。雖然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文明的歷史，然而人性中所包含的獸性却時常倒拉着進化的車輪，向無文化的獸域逆轉。獸性的克服本來就是一切文化的本質，然而獸性的反抗也每每使文化瀕於破產。尤其在世界文化要向更高一個階段飛躍的時候，有一大部分狃於舊有文化的人，便不帶倒行逆施狂暴地發揮其獸性。目前的世界正是到了這個時期了。

目前的世界很顯明地劃分成了兩個陣營：一邊是克制着獸性，發揮着理智，把人類推動向進化一方面走；一邊是發揮着獸性，克制着理智，把人類推動向退化一方面走。這兩大陣營是壁壘森嚴，而且是普遍於全世界的。西歐諸國的情形我們暫且不提，在目前我們中日兩國的抗戰，不正是這兩個陣營的短兵相接嗎？這抗戰可以說是理性與獸性之戰，是進化與退化之戰，是文化與非文化之戰。

我們中國就早有三千年的封建文明的，我們的文明尊重禮讓。我們的民族嗜好和平，我們的列祖列宗努力着克服了我們民族血液中所包含有的獸性。我們對於隣接的兄弟民族素來是只有以自己的文明作為禮物贈送給他們的。日本人也正是受了我們的禮物的。一個主要的民族。他們的文字，思想、藝術、社會組織的機構，生產方式等都淵源於我們。幾千年來我們對於日本是竭盡了感化的能事的。三百年來我們中國受了原始的滿洲民族的統制，阻礙了文化的進展，這要算是我們民族的厄運。我們不幸在這期間之內對於世界文化是落後了。

日本就幸得沒有膺受着異民族的獸性的壓迫，在完全地接受西方文化上她算比我們早成功了幾十年。因為她和我們的利便不同。在日本，革新是由皇室的力量來推動，反革新者便是叛臣；而在我們，則革新是由人民的力量來推動，言革新者就是亂黨。我們就在這內部摩擦，肅清專制上多費了幾十年工夫，而日本終竟比我們先進了。這是事實，是人人都不得不承認的事實。



然而日本是先進了，她對於我們幾千年來所贈送她的禮物回敬了些什麼呢？自甲午中日之戰以來，不斷地對於我們加以侵畧，目前更橫暴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了。事實具在，並且是我們所身經的，不必縷陳。我們可以明白地說：日本人在盡力發揮着他們的獸性要摧殘世界文化的。

人類是有自殺的本領的，歷史昭示我們，有既成的各種文明由於自殺行爲是已經遭了湮滅。我們目前的文化是瀕着絕大的危機的。不僅我們的學校、圖籍、進步的學者和青年，遭了日本軍部的摧殘和屠殺，就是日本的學校、圖籍、進步的學者和青年也同樣遭了日本軍部的摧殘和屠殺。日本軍部的這種狂暴的自殺行爲，如不加以理智強有力的防止，世界文化的前途真正是有點不堪設想。

保衛文化的責任現在是落在我們中國人，尤其中國的文化人的肩頭了。我們不僅要爭取我們民族的自由，祖國的獨立，我們同時要發動至大至強的理智力來摧毀敵人的一切矯偽的理論，暴露敵人的一切無恥的陰謀，廓清敵人的一切烟幕。

的言論，以保衛世界文化的進展，人類福祉的安全。

我們要運用全力來擴展這理性與獸性之戰，聯合全世界的理性清明的民族或個人，撲滅全世界的一切人形的獸類。

(八月廿五晨)

## 忠告日本政治家

老實說一句話，世間上最可憐，最值得同情的，怕是日本的政治家吧！

前年「五一五」事變爲日本少壯軍人所殺了的犬養毅，日本人是稱之爲「立憲之神」。因爲日本自有國會以來，他是歷次當選的一位議員，而且他自始至終都是一貫地站在立憲的立場，反對軍閥和官僚的。活到了七十幾歲在首相的現任上爲軍人所槍殺，而槍殺了他的軍人，却被日本軍部把他們粉飾成民族英雄。我想那位老政治家一定是死不瞑目的。

和犬養毅在議場鬥爭上並駕齊驅的，還有一位老政治家是尾崎行雄。這位先生在今年四五月間我們一同在東京的日比谷吃過一次飯。是日本一部分的基督教徒主催的，因爲他在議會上發表過一次侃侃而談的正論，大家要慰勞他，座中有一位美國教士，中國人中有馬伯援和我，話題是求尾崎說到戰事的預測。尾崎說，

戰事是難免的，日本的政治家已經把軍部無可如何，只有希望他們去碰一次崖，然後才可以覺悟。這話說得最誠懇，大部分的日本政治家的心理，是可以用尾崎這話來代表的，但最感動我的是尾崎還說過一句話，他說：日本政治家中不怕死的人如多得幾個，那日本便可以得救。

的確的，日本的政治家中。我看怕死的人實在太多了，她們所以把軍部無可如何者，便是軍部屢次把死威脅他們，這幾年來日本的政治家中爲軍部所格殺的，可也不少了。濱口幸雄，土養毅，井上準之助，團琢磨，齋藤實，高橋是清等，都是日本政治家中有點骨鯁之氣的人，然而通被日本軍部所格殺了，日本國內事實上是形成了恐怖時代，所有一切的政治家，都是被恐駭得來，不是不敢說話，便是成爲日本軍部的喇叭。

就是日本的唯一的元老西園寺公爵，不已就夠可憐了嗎？他和明治天皇本是竹馬之友，自維新以來，他在日本的政治上文化上的貢獻，的確是可以不媿爲

一個元老。尤其在近年來，他對於日本軍部的控制，我看，的確是費盡苦心，自從濱口幸雄遇難，日本的政黨防線潰了堤，日本軍部的勢力像江水一樣汎濶以來，西園寺公爵的苦心想是在怎樣使日本軍部就範的一點。政黨既失掉效用，足以牽制軍部的有軍部自身，西園寺公爵是見到了這一點的，他的政治的指針，我們明白地可以看出，起初是以海軍牽制陸軍，其次是分化陸軍的內部。齋藤，岡田，兩位都是海軍大將，他們兩位的出乎意外的相繼組閣，便是利用海軍以牽制陸軍的表現。去年「二二六」之變，岡田內閣雖然終至瓦解，但那次的事變沒有演成嚴重的內亂者，事實上也是海軍盡了他的保衛的責任。廣田的過渡內閣究竟只敷衍了一時，接着是宇垣內閣的流產，林內閣的畸形兒之產生，宇垣和林都是陸軍大將，宇垣是陸軍中的保守派，林是所謂肅軍派，是軍部中的第三種勢力。這流產內閣和畸形內閣的產生，便是分化陸軍內部的表現。

這種用海軍牽制陸軍，用陸軍的某派牽制某派的策畧終竟是失敗了，結果是

圖窮七首現，現出了目前的近衛內閣來。

近衛文麿，據日本人說，是西園寺公的「祕藏子」，也是西園寺公的「最後一張牌。」本來在去年「二二六」之變時，西園寺已曾決心把他這「最後一張牌」打出，叫近衛組閣，然而近衛那時辭退了，把他的代身廣田來代替了他。結果，到今年來在種種策畧用盡之後，仍只好把「最後一張牌」打出去，然而，被打出了的這「最後一張牌」，却可憐，才是放大炮的一張牌。

近衛本來是一位貴公子，年紀也僅僅四十七歲，又是一位神經衰弱，患着失眠症的人，要希望有怎麼大的魄力，把誰也控制不了的日本軍部控制起來，那未免也是一種奢望。然而近衛却完全全成爲了日本軍部的「羅波子」，（傀儡）成爲了日本軍部的擴聲器，却也是出人意外的。

近衛是有高等教養的人，他在大學時期還曾師事過日本的馬克斯主義者河上肇博士，在近衛年青的時候，並曾做過些左傾的文章，壯年入貴族院，曾銳意貴

族院之改革，日本的有識者都以爲這位貴公子是相當有爲。然而這位先生在日本的舉國仰望中一登臺，却完全成了日本軍部的「羅波子」，日本軍部的擴聲器。

由這擴聲器中我們聽見了好幾次的播音了，說，中日的事件只有用軍事來解決，不准第三國干涉。說，要徹底使我們中國「屈膝」，失掉抗日的意志。最近日本議院的臨時會議又開幕了。近衛的演說又是一次軍部意識的播音。

據說，「中國未能瞭解日本真正的意響，並盡力對日蔑視。一個國家不僅以敵視與輕蔑他國爲國策，且用之爲遂行國策之指導的原則，此實在世界史上未之前聞。」

這話我覺得很有趣，只消把「中國」和「日本」的字樣兌換一下，把「對日」改爲「對華」，那簡直就是我們自己所說的話。

又據說，「日本擬予中國軍隊以致命的打擊，俾令其完全失去戰鬥的精神，如中國不能重新攷慮，而對日堅持抵抗，則日本亦有長期周旋之準備。」

這又是「屈膝」放言的那一套了。

身爲一國的宰相，應該要過細籌畫下一國的大計，一個國家臨到軍人專政的時候，便是那個國家走到末路的時候了。

尾崎行雄的話令我們想起，日本軍部實在是「在崖」，這座「崖」就却是我們中國。

尾崎行雄的話再令我們想起，日本的政治家中不怕死的人多得幾個，那日本便可以得救，然而日本的政治家，明治時代的老一輩的人我們可以不用說，連濱口，犬養，齋藤，高橋那樣的人，似乎都已經沒有了。

「二二六」之變，在當時，我是住在日本的，日本軍部把東京播音局佔領起來，用兵士提着槍逼着播音局員報告軍部所發出的消息，播音員的那戰慄而又亢揚的聲音，聽起來真令人可憐。

近衛先生的幾次發言，都令我聯想到了那「二二六」當時的播音。



近衛先生，我們並不希望你發揮你青年時代的「幼稚病」，「談什麼馬克斯主義的實踐，我們希望你更真能體諒你的先生西園寺公望的苦心，至少要做到濱口，犬養，齋藤，高橋諸人的不怕軍部的氣概，步着他們的後塵，爲你的祖國而死。

老實不客氣的說一句話，你假如「不能重新考慮，」不把你「屈在狂暴軍部之前的「膝」伸起來，日本是要亡在你手裏的。

我們所希望於日本政治家的，也是這樣，夠勇敢一點，救救你們的祖國！

(九月七日)

## 由日本回來了

七月二十五日

今天是禮拜，最後出走的期日到了，自華北事變發生以來，苦慮了十幾天，最後出走的時期終竟到了。

昨夜睡甚不安。今晨四時半起床。將寢衣換上了一件和服。踱進了自己的書齋。爲妻及四兒一女寫好留白，決心趁他們尚在熟睡中離去。

昨晚由我的暗示，安那及六的兩個兒子，雖然知道我已有意，但並不知道我今天便要走。我怕通知了他們，使風聲伸張了出去，同時也不忍心看見他們知道了後的悲哀。我是把心腸硬着了。

留白寫好了，連最小的六歲的鴻兒，我都用「片假名」（日本的楷書字母）替他寫了一紙，我希望他無病息災地成長起來。

留白寫好了。我又踱過寢室，見安那已醒，開了電燈在枕上看書。自然是因我的起床把她驚動了的。兒女們縱橫地睡着，均甚安熟。

自己禁不住淌了眼淚。

揭開蚊帳，在安那額上親了一吻，作為訣別之禮。她自然不會知道我的用意，眼，沒有離開書卷。

吻後攝木屐下庭園，花木都靜靜地立在清晨的有涼意的空氣中，尚在安睡。梔子開着潔白的花，漾着濃的富有甜味的香。

兒們所掘的一個小池中，有兩匹金魚已在碧綠的子午蓮葉間游出了。

我向金魚訣了別，向梔子花訣了別，向盛開着各色的大蓮花(Dalim)訣了別，向園中一切的景物訣了別，心裏默禱着妻兒們的和一切的平安，從籠柵缺口處向田隴上走出。正門開在屋後，我避開了正門，家前的籬柵外乃一片的田疇也。稻禾長已三四寸，色作深青。

壁圓的月，離地平線已不甚高，迎頭望着我，今天怕是舊曆六月十六日吧。田塍上的草頭宿露，濕透了我的木屐。

走上了大道，一步一回首地，望着妻兒們所睡着的家。

燈光仍從開着的窗戶露出，安那定然是仍在看書。眼淚總是忍耐不着的湧。走到看不見家的最後的一步了。

我自己畢竟是一個忍人，但我除走這條絕路之外，實任無法忍耐了。

自事變發生以來，憲兵，刑士，正服警察。時時走來監視，作些無聊的說話。這些都已司空見慣，倒也沒有什麼。但國族臨到了垂危的時候了，誰還能安閑地專顧着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

處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我自己現在所走的路，我相信正是唯一的生路。

妻兒們爲了我的走，恐怕是要受麻煩的吧。這，是使我數日來最懸念的事件。昨晚，安那知道了我有走意，曾在席上戒告過我。她說：走是可以的，只是我的性格不定最足耽心。只要我是認真地在做人，就有點麻煩，也只好忍受了。女人喲，你這話是使我下定了最後決心的。

你，苦難的聖母！

沿途的人家都還是關閉着的，街路上的電燈都還朦朧着做着夢的眼睛。路上只遇着了些配報的人。配報者有的投我以頗含驚異的一瞥。

電車還沒開駛。走了兩個車站。看見在站口上已有二三人等在等車了，我也就走到月台上去等着。

兒們醒來，知道了我已出走，不知道是怎樣的驚愕。

頂小的可愛的鴻兒，這是我心上的把劍。兒，望你容恕你的父親，我是懷

抱着萬一的希望的，在不久的將來，總可以再見。

電車開來了，絕決地踏上了車去。

五點半鐘的光景到了東京，又改乘汽車趕赴橫濱友人家，在那兒借了套不甚合身的洋服和鞋襪來改了裝。九點半鐘的時候，友人偕我到車站，同乘「燕號」特別快車，趕赴神戶。

這位朋友，我現在還不好寫出他的姓名，車票，船票，一切等等，都是他替我辦的。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他。

沿途都還在出兵，靜岡驛有兵車一駕停着，正待開發。月台上有許多男女，手拿着太陽旗在送行。其中有許多穿着制服的高等學校學生和許多中小學生。

沿途的人家也都插着旗幟表示歡送，有標語橫張着，大書「歡送皇軍出征」者。「燕號」車中也有不少軍人，我們坐的二等，在我旁邊便坐着一位步兵少佐

，手裏拿着一捲油印的軍事計畫書，時而展閱，我偶然瞥見到有「第一作戰計畫」，「第二作戰計畫」等字樣。

太陽正當道，車中酷熱。田裏的農人，依然孜孜不息地在耘着稻苗。火車一過身，路線旁拿着小旗的兒童們歡呼「萬歲」者。

下午五時半到達神戶，坐汽車直達碼頭，平安地登上了坎拿大公司的“Empress of Japan”的 A Deck——平生第一次坐頭等艙。有如身入天堂。但是，家中的兒女，此時怕已墮入地獄吧？假使在這樣舒服的地方，得和妻兒們同路，豈不是也使他們不致枉此一生？

友人把我送上了船，他告辭先走了。

船是九點鐘開的，自己因為含悲茹痛便墊居在艙中，從開着的圓窗孔望出，看着在碼頭上送行的人們，也有些人在投紙捲，五色的紙纓在碼頭與船間的空中形成着玲瓏纓絡。

鏘琅啞，鏘琅啞，鏘琅啞……

船終竟離岸了

五彩的紙纓絡，陸續地，斷了，斷了。

船上的人有的把紙纓集成一團投上岸去，岸上的又想把它投上船來，然而，在中途墜落了——落在了下面的浮桴上。

向住了十年的島國作了最後訣別，但有六條眼不能見的紙纓：永遠和我連繫着。

二十六日

今天依然快晴，海上風平浪靜。

一個人坐在艙中寫了好幾封致日本友人的信。對於日本市川市的憲兵分隊長和警察署長也各寫了一封，道謝他們十年來的保護的慇懃，並懇求對於我所留下



的家室加以庇蔭。

寂寞得不能忍耐，想到三等艙裏有一位C君，他是在二十二日的夜裏到我寓裏來辭過行的。我們雖然將要同船，但我那時沒有告訴他。

這聽差的把他叫了來，C君吃了一驚。

——先生；你一個人嗎？

——是的，我一個人。

以後好一會彼此都沒有話說，連C君都有點淚潛潛了。

45

想起了十四日那天，寫給橫濱友人的那首詩。那是寫在明信片上寫給他的，用的不免是隱語。他的來片也是隱語，說青年會有西式房間十八，二十，二十四等號，設備均甚周全。青年會者神戶也，西式房間者外國船也，號數者，開船的日期也。日本報雖然天天傳着緊張的消息，但要和妻兒們生離，實在有點難忍。

因此，我便選定了二十四的那最後的一隻，實則二十四乃是橫濱出帆的日期也。

廿四傳花信，有烏志喬遷。

緩急勞斟酌，安危費斡旋。

託身期泰岱，翹首望堯天。

此意輕鷹鷂，群雛劇可憐。

想起了二十四日那一天，預想到回到了上海的那首七律。

又當投筆請纓時，別婦拋雛斷想絲。

去國十年餘淚血，登舟三宿見旌旗。

欣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誠賦此詩。

四萬萬人齊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

這是用的魯迅的韻，魯迅有一首詩我最喜歡，原文是：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髮有絲。

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第七句記得有點模糊，恐怕稍微有點錯字。

原詩大有唐人風韻，哀切動人，可稱絕唱。我的和作是不成氣候的，名實相符的效顰而已。但寫的時候，自己確有一片真誠，因此工拙也就在所不計了。

細細考慮起來，真的登了岸後，這詩恐怕是做不出來的。民四、五七回國時的幻滅感，在與喬稍稍鎮定了的今天，就像亡魂一樣，又在腦際飄蕩起來，那時因日本下了哀的美頌書，我惶惶地回國，待回到上海而袁世凱已屈服矣，

一隻愛用了十幾年的 Waterbury 自來水筆，倒的確和着家室一同被拋在日本了，但是，纓呢？，如有地方可以請來，該不會是以備吊頸用吧？

有妹子在西湖，妹倩在那兒經商，到了上海後或者就往西湖去看望我二十五年來不曾見過面的骨肉。

離開四川二十五年，母死不曾奔喪，兄逝不曾臨葬，有行年九旬的老父，如可能，也想乘着飛機回去看望一次。

四川的旱災也是該得去踏訪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立定大戒，從此不吃酒，不吃菸，不接近一切的逸樂紛華；但要煅煉自己的身體，要有一個拳鬥者的體魄，受戒僧的清規，

我在心中高呼千萬遍古今中外的志士仁人之名以爲鑒證：金石可泐，此志難渝。

自己是很清明的，並沒有發狂

下午在小艇甲板上遇着一位阿富汗斯坦的商人，能操英語日語。彼約余投環作tennis戲，應之。

戲可一小時，流得一身大汗，海風吹蕩，甚感快慰。

海水碧青，平鋪直坦，畧有漣漪。

阿富汗人連連說：跳下去游泳吧，跳下去游泳吧！

但怎樣上船呢？我問他。

他把頭偏了幾下。

那人是摩罕默德教的信徒，據說該教中人反對跳舞。

洗了一次澡，

自己隨身穿着的一條短褲，已被汗漬，自行漿洗了一次，在電扇上吹乾之。

念。

這短褲和一件布日本服，都是安那替我手製的，我將要永遠保重，以爲紀念。

傍晚，C君邀了幾位朋友來談話。見我衣不合身，爭解裝相贈，但不是過肥，便是過瘦，不是過短，便是過長，據這樣看來，似乎自己最合乎「中行」了。我這樣說出了，惹得大家好笑。

船上的水手和聽差的，幾乎全部都是廣東人，他們發起了一個「慈善會。」正在募捐。所謂「慈善」者乃對於抗敵戰士之慰勞也。因爲是在外國人的船上，不好那麼明目張膽地使用救亡抗敵的那種名目。

執事的人到了我房裏來，有一位男裝的廣東女士，普通話說得滿好。

她說，他們要捐錢去慰勞華北的抗敵將士，到了上海立刻便要獻給政府，請

替他們送到前方去。

她說，船上的中國同胞都很關心，很想知道一些詳細的情形，關於國際的和國內的，尤其關於日本的。十四日晚他們要在三等艙中開一次大會，要請幾位從歐美回國的人和從日本回國的人講話，還有些餘興，要唱廣東戲。

聽了這些話，感覺着十分的愉快，他們要我捐，我也就捐了五元，此五元者實慈他人之善者也。我出家時，身上只帶了五毛錢的電車費，然而我現在的錢包裏已有五十塊大洋了。這都是那位橫濱朋友的慈善事業。

慈善會我沒出席，因我並沒用本名，三等艙中客人最多，恐有面熟者，反感不便也。

二十七日

晨五時起牀。

昨夜十時半就寢，睡甚安穩。

吃早餐時，會普通話的廣東女士走來報告。

她說，昨晚的會成績很好，捐了四百塊錢的光景。有一位參加了英王加冕禮回來的人最先演說。據說，中國和英國已有商定，中國政府將以最小的犧牲收回全部失地。（她在「最小的犧牲」那五個字上說得最用力。）上台時備受熱烈的鼓掌歡迎，下台時却沒有人鼓掌。大約因為聽的多是廣東人，不懂普通話的原故吧。

這位女士短小精幹，而且說話也似乎頗懂「幽默。」

清晨，在枕上又做了一首詩。

此來拼得全家哭，今往還當遍地哀。

四十六年餘一死，鴻毛泰岱早安排。



吃中飯時廣東女士又來報告，說下午二點半便要到上海了。

我顧慮到自己的衣履太不合身，問了問她：船上的賣店有沒現成的可買？

她說：有是有的，但價錢很貴。他們用的美金，一條褲子買起來要費你七八十塊中國錢，你何苦把錢給外國人賺呢？我看你忍耐一下，到上海買合算多了，

我感謝了她的忠告。

她又問我：中國究竟打不打？

我說：論理呢，早就是應該打的；不過究竟能打不能打，我不得而知。她有點失望的樣子。

在上甲板上又遇着那位阿富汗商人，並排着在甲板上散了一回步。

我問他回教人普通行禮的方法是怎樣？他把兩手向胸前操着，把上身畧畧屈

了一下。他說，就是這樣，和中國打拱差不多。

我請他唱首阿富汗的歌給我聽。

他一面走着，毫不猶豫地便低唱了起來。人是那樣的魁梧，歌聲却清婉如女子。歌意我是不懂的，他替我用英語翻譯了一下：

阿富汗商人很愉快地談着，但他却沒有想到我自己的心裏是含着悲戚的。

廣東女士又走來了，她說，稅關要來檢查行李了，請你把行李收拾好，叫聽差的提到上甲板來，

我告訴她，我是什麼行李也沒有的。

她躊躇了一下，把手中捲着的一本便裝書展開來，原來是我的「北伐。」

——好不？她說，請你替我簽個名？

——你怎麼知道我呢？

我看見過你的相片，昨晚我們來捐錢，我早就認出你了，但我沒對別人說。我看見你用的假名叫 Young Pat-ming，我曉得這裏一定是有緣故的。這「北伐」上也有你的相片，不過是瘦得多。你現在壯了，

我自己沒帶筆，走進「紗籠」去，在「北伐」的第一面上替她題了兩句舊詩，便是那「海內曾知己，天涯若比鄰」的兩句，

自己是壬辰年生的，今年四十六歲，想起了十幾年前，在上海城隍廟曾被一位看相的人開過玩笑，說我四十六歲交大運。此事是記在我的一篇雜文「湖心亭裏面的」。忽然憶及，頓覺奇驗。所謂「大運」者，蓋生死大運也。

海水呈着嫩黃的顏色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脫稿)

"I love you, I love you.

You are my sweet-heart....."

蓋乃情歌也 ●

—— Have you sweet-heart ?

—— Yes, I have.

—— Chinese or Japanese ?

—— Chinese and Japanese.

—— Oh, have you many, many ?

—— No, I have only one, because she is Japanese girl and become my wife.

—— Oh, so. But I like more Chinese girl than Japanese.

—— Why ?

—— Because Chinese girl is very, very fine.

## 到浦東去來

一

汽車在公路上跑着，沿途多有軍事的設備，砂囊的堆積，代替鐵蒺藜的樹枝的縱橫。那樹枝是臨時從路旁的雜樹斫伐下來的。但樹葉早已枯了，那提醒我們：戰事自發動以來已經經過了十天。

沿途隔不多遠便有站崗的兵，但汽車頭是張貼着有「滬警車輛通行證」絲毫也沒有阻礙。汽車以一小时五十邁爾以上的速度奔馳着。

路旁綠色的田地，烈日光中雖然有點倦容，然而依然是帶着和平的風貌的。農人担着農具在路上走，水牛拉着水車在草棚裏轉。清風不斷地從車窗孔襲來，那是上海市上所不能有的風。

同車的某君說：敵人的飛機該不會投落炸彈下來吧？

另一某君說：那可保不定！

然而天上是沒有飛機的，地上也不見有落過炸彈的痕跡，

跑到了黃浦江邊了，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有一批人要往前綫去慰勞，須得等着他們一同渡江，

渡口是一個小市，（地名我在這兒却不便寫出，）臨江的街邊多飼着一些白毛豬，被圈在竹欄裏。有些豬四蹄被綁安靜地在石面地上，沒有竹欄。臭氣在和風作玩強的抵抗，更有蒼蠅作後援。

等了有二三十分鐘的光景，慰勞隊的人分乘着兩部汽車來了。另一某君告我裏面有杜月笙，錢新之，朱子良，吳開先諸人。

渡船尾上插着一枝小白旗，寫着「擺渡第十一號，船主王柏亭。」

江水呈着沉悶的灰黃面孔。

渡江又分乘了三部汽車，有一部渾身塗了泥，和黃浦江旁的肥豬色相彷彿，

自然是避免敵人的烟幕，否，泥幕了。

又是一趟一小時五十邁爾以上的兜風，沿途的人家多塗成了灰色。有一家前面豎立着一個怪物。那是一根一人高的圓柱，全身污黑，頭上插着些枯了的樹枝。我疑是避邪的有關民俗的東西。然而同車的某君畢竟比我聰明。

那個汽油邦浦·你看！他這樣對我說。

原來那紅色的汽油吸筒爲避免敵人的視線也變成了那樣的一種奇怪的「它怖」了，

終竟到了向華所駐紮的地方。

## 二

向華是張發奎的號，他是我們北伐時代的老朋友。他現在是在浦東指揮着滬浙區的前線的軍事的。

我從日本回國不久的時候，他曾由嘉興來看過我一次，並約我去遊南湖憑眺

過那兒的烟雨樓：因為他的「蘇浙邊區綏靖公署」是設在南湖邊上的。

十二號的清晨，是虹橋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天，我也曾如約去訪問過他一次，和他兩人坐着摩託小艇在南湖裏遊了半天，在烟雨樓頭也喝了一會茶，據說，嘉興頗有點像意大利的維尼司，只是骯髒得一點。

就在那一天，日本有十三隻兵艦開往杭州，又折回上海；有兩隻飛機飛到嘉興上空偵察，這是我們在吃中飯時所得到的報告。

向華曾對我說：南方的戰事早晨是會發動的。發動了便立刻打發汽車來迎接。

我在嘉興只住了半天，當晚乘夜車到杭州去看了我的妹子，第二天一早便趕回了上海。但誰也沒有想到火車開到西站便已不能前進了，北站已經戒嚴，往北站去迎接我的人，都撲了一個空，在飛機炸彈下的生活居然過了十天，今天二十四號，向華打發來接我的汽車果然也就來了。



十日不見，多少有點脾肉之嘆的。向華似乎更加煥發了。他很慷慨地和慰勞隊諸人握手言歡，我也側聞了他的美論。

據他說：日本兵真是怕死，單在蘇浙區內所打下的日本飛機便有十五架，飛機師凡是遭了生擒的，見了我們立即叩頭請饒命，說願意投降做中國人。飛機師身上都穿得有所謂「千人針」的衣裳。

這「千人針」的縫紉是我所曾目睹過的，日本人每遇戰事，便有好些婦女拿着布匹和針線巡行街頭，請求過路的人每人縫上一針。這密密地縫就了的布便送到軍部去。作為前敵將士的避彈的衣裳。那東西真正能夠避彈嗎？我恐怕是有點出於迷信的。

向華又說：日本兵真是怕死，凡是在浦東上岸的兵，一遇着我們追擊，便四處逃跑，你東打，他西逃，你西打，他東逃。結果是逃得快一點的都逃回軍艦去

了。現在浦東岸上已經沒有一個敵兵。

慰問隊的人有的問向華，究竟需要什麼東西，凡是有什麼需要都請告訴他們，他們便立即備來。向華說：我需要日本兵拿來給我打，請你們多多給我備來。

這說辭真是機敏，說得大家都發出大笑。

向華最得意的是他所指揮的炮隊。炮火真是準確，凡是浦東沿岸的日本人的碼頭堆棧全部打得精光，我現在由東至西的把那重要的名稱揭在下邊：

三井煤炭下碼頭

日郵船碼頭

川崎船渠

岩崎用地

上海製紙公司

日華紗廠

大倉碼頭

日清碼頭

三菱公司碼頭

這些都是日本人的重要產業地，據說單是三井煤炭碼頭的煤炭已經就有萬萬元以上的價值，日本海軍多是從那兒取煤用的。前幾晚上我們由外灘遙望浦東，見四處都起着猛烈的大火，大有「火燒連營八百里」的形勢的，便是這些地方的堆棧，火葬了。

三四十年的經營一旦化為灰燼，日本的資本家中據聞有因此而自殺的。但這怪得誰呢？縱容軍人，使他們跋涉飛揚橫暴無恥的，不正是日本資本家嗎？自己養的猛犬發了狂，回頭被它咬了一口，這正是作孽自受，

向華很得意，他說，雖然敵人不夠他殺，但有敵人的產業夠他們的炮轟，他是死而無憾的。

好個可愛的向華。

四

慰勞隊的人先走了一步，有幾位是回上海，有幾位是往杭州。

我們走得稍微遲一點。向華有意思留我在他那兒多住一下，他說，有一家很大的西式房子可以供我住，設備一切都完全，洗澡間不用說是有的。

向華知道我喜歡洗澡，他特別提到洗澡間上來。是的，假如有人要處我以死刑，在行刑之前更允許我說出我最後的希望時，我一定要這樣請求說：「請爲我打一盆清潔的水，讓我入浴一次，然後把我處死。」

聞着別人的汗臭在比聞着綠氣還要難受。

浦東，據說，敵人是沒有胆量上岸的，揚子江南口自徐家路鎮至白龍港的一帶，水深，船易靠岸。敵人屢次在炮火的掩護之下企圖登陸，但都被我們擊退了。

想到上海還有許多事情該做，還有許多朋友不可別離，浦東雖然值得留戀，

向華待我雖然有特別厚意，但我依然登上了歸路。

在臨別時向華懇切地對我說，你隨時來，我都是歡迎的。這兒可惜沒有戰可打，只是消息要比較靈通一點。

他這句親切的話却給與了我樂於成爲炮灰的勇氣。

路上依然有修閑的農人，水車棚裏依然有水牛拉着車，滿孕着清風的汽車又把我拉回了飛機與槍砲在空中奏着音樂的上海。

(八月二十五日晨)

## 前線歸來

從楊行回來的晚上，因為已經十一點半鐘，寓裏的熱水管已經停了，便打開冷水管子來洗了一次澡。因為疲倦，又感覺燥熱，便照例開着南窗便睡了。

睡得很舒服，深熟，醒來已經是第二天八點鐘，像這樣深熟的睡眠，回到上海以來，是不曾有過的。然而我的素來不甚健全的腸胃卻囉皂了起來，自己是學過醫的，便給它個飢餓治療，整整餓了兩天。到第三天上，在附近友人家裏，才開始吃了兩餐稀飯，身體相當萎頓了下來。

回楊行後的第四天是九月初七了。清早一位洪君走來。他說，××有信給杜君。要請我到××去商量點子事情，不知道我願不願意去。如願意去便把杜君引來，叫他設法備汽車。

「××」是現任江防總司令××的號，和他自武漢一別以來已經十幾年不見了。我是很願意去和他見一見，但又不免顧慮了一下自己的身體，餓了幾天的身體，再來長途奔馳，不知可否吃得下。但這樣的顧慮却只是一瞬間的事。可以說我的大腦皮質上的某一部分細胞正在這樣躊躇的時候，而另一部分的細胞已經命令我的喉舌發出了聲來。

——好的，我去。你把杜君引來好了。

回頭杜君也就來了，約好晚間出發，他打汽車來接我。

## 二

晚上五點鐘由寓裏出發，轉輾地換了好幾次汽車。到了九點半鐘，才同杜君兩人認真地由小南門向前途出發。

敵機不斷地來襲，沿途的市街都是熄了燈的，儼如一座死城。步哨是密接地布設着的，口令森嚴，真有些戰地的風味。

原野中，秋虫清冽地叫着，天上有繁星羅列，正是銀河汎瀾的時候，然而夜景却很朦朧，隊伍的調換，卡車的來往是很頻繁的，有些地段，公路的兩旁爲一上一下的士兵騾馬蟻接着，使汽車向前開駛，十分費力。所謂「偉大的時代，」「神聖的戰爭。」那些語彙的意義，到這時候才真切地感覺着，武裝着的同胞們是以自己的血，自己的肉，來寫着我們民族解放的歷史的，坐在汽車裏不知不覺的便慚慙起來，自己有什麼德業，公然敢坐汽車！

而且，這汽車還得聲明，是商團向私人借來的，並有四位戴鐵盔的商團護衛着我們。

「精誠團結」的話，在口頭是講說過，在文字上是看見過，如今是身受了，自己所愁着的身體，爲興奮，慚慙，感激，種種精神上的活動所筋勵，鞭撻，鼓舞，却反轉振作起來了，病不知躲向了何處去，飢餓也隨着它脫離了我的身體。



汽車跑了多少時間，經過什麼地方，在這兒我都不好寫。在這兒我深切地感覺着文藝的功利性了。所謂「有什麼話寫什麼話」的那種話，所謂「爲藝術而藝術」的那種藝術，在平時聽起來倒很像是自由而高尚，然而到了戰時呢，唉，自己把尊容露出了，只是——漢奸。

### 三

到了目的地點了。探問起來，又又卻是上了前線。因爲是在夜間，不願意使人麻煩，不願意擾亂戰友們的寶貴的清睡，我便提議着就在汽車裏過夜，大家也贊成了。

在汽車裏過夜，雖然逼窄得一點，實在十分舒服。因爲我們的士兵多是在街頭巷口，公道兩旁的地面上過夜的。坐在上海租界裏過着樂園生活的人，如要想像士兵所過的生活，只消把前幾天滬戰發動時的一幅難民流離圖復活在眼前就夠了。

在清涼的朝氣中醒來，看明了所睡的地方是街道上的一片隙地，有株槐樹罩着，下有一潭的綠水。正對着的另一街側是一家做豆腐的人家，已經早早開門在做工作了。

杜君叫我去吃點豆漿和油條，我走進店裏去時，店中的主幹是一位穿件鐵布衫的六十歲以上的老媽媽，細長的身裁，細長的面孔，精神十分活潑，動作異常靈敏，在年青時一定是美好過來的。她的助手是一位四十來往的媳婦，那人卻矮而向橫的空間發展，面孔忠厚，是一幅隨處可見的村婦典型。還有一位十六七歲的小姑娘，大約是老媽媽的孫女吧，面貌和身裁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折半。這位姑娘穿的一件黑色人絹的短上衣，白色的褲子，是十五年前的上海已曾流行過的裝束了。現行的長裾短袖，和西洋夜服相差不遠，而中國女子的體格卻還沒建設得起來，已經看得有點令人生厭，看見十五年前的古服倒也覺得也還本色而脫俗。

• 姑娘面上有點雀斑，敷着一層薄薄的粉，快要脫掉「無嫌猜」的境域而尚未脫掉

的一切的表情和動作，不錯，是很可愛的。

這兒的人情，就和這兒的空氣一樣，大和上海不同。上海市上的人是失掉了清晨的，也可以說上海市上壓根兒便沒有清晨，儘管你就在四五點鐘的時候起床，都隱隱有一股炎熱氣襲擊你。人情呢！也相差不遠，然而，這兒的人，却和這兒的清晨是一樣。

老媽媽叫小姑娘替我打水洗臉，磁盆，溫水，面巾，都相當乾淨。我自己是有點潔癖的人，但絲毫的忌避意也沒有生出，

一大清花碗的豆漿 兩根油條。問要白糖，白糖沒有。

我的經過了 番飢餓治療的不健全的腸胃：跑到鄉下來，又算是經過了一番轉地治療，覺得一點也不囉嗦了。純粹的豆漿勝過上海市的所謂「牛奶。」

我吃完了。杜君替我付了錢，但老媽媽說不要，媽媽說不要，小姑娘也說不要。不過，我們沒有讓她們不要，我們走出了店門，應着杜君的提議，便從一條

側巷插向原野裏走去。

四

禾稻已經是達到成熟的時候了。

看見玉蜀黍，動了食思。玉蜀黍是我最喜歡吃的東西，鮮嫩的玉蜀黍無論燒食或煮食，但千切不要塗醬油或白達，那滋味實在是夠人領畧。今年一直還沒有吃這玉蜀黍的機會。

荒野上開着一片野生的牽牛花，都是一律的藍色，這花是只知道有清晨，不知道有炎晝和黑夜的，一萬個清淨的小小的喇叭，齊向着天空吹奏着朝頌。

一道小河，水是活的。一羣細長的小魚，長可二三寸，在離水面不遠作集團跳舞。那活潑！那喜歡！

我看見了荷花，看見了開着各種花樣的美人蕉，看見了開着白花，紫花，紅花的紫薇，看見了我所喜歡的大山林，但花是開過了。

不期然地遇着了司令長官馮××。

文章在這兒寫得很突兀，但事實實際上更要突兀，恕我待日後再自行加註吧，

十年不見的老將軍，磅礴的氣概依然不減當年。被他留着又吃了一頓早餐。大餅，油條，白飯，米湯，炒雞蛋，煮雞蛋，蛋花絲瓜湯，小青菜，此外還有三四種素食，我老實不客氣地向我的囉皂了幾天的肚子裏儘麵，讓我成爲一顆爆擊彈吧！轟的一聲把我自己轟成灰。

坐了一會，打算再去看看××。問到馮將軍近來有詩作沒有。他答應說有三首。我說，可以讓我拿回上海去發表？他說，好的，看了××後請再來。我們也就辭別了。

真真是有點出其不意，凡是武裝的同志，認得我的人，不知道何以那樣的多，在街頭迷失了去向，向過路的兩位武裝同志問路，原來又是認識我的人。由他

們把我們引到××那里，剛剛走到門口，轟隆隆地飛機來了，是敵人的。引路的把我們引到葡萄架下伏着。

轟隆……轟隆……轟隆……

連炸了二十幾聲。

## 五

××不在，但他的去向連他的左右都是不十分清楚的。

遇着了個那兒的一位副處長，是從前北伐時在總政治部裏做過事情的人，他聽說我病了幾天，又聽說我昨夜是在汽車裏過了一夜，便很關切我，說：怕身體吃不下，請在他的帳子裡休息一下。

那是一家逃難走了的人家，據說逃走得似乎十分惚忙，連床上的蚊帳都沒有下去。

我感謝着朋友的厚意，實際上也有些疲倦，便把帳子放下，拉長了起來。

睡得怕有两刻鐘的光景，醒來之後，意趣倍覺閑適。看見房中有一部「唐詩合解」，順手拿來翻了一下。

長條的花格門窗外有一個小小的天井，地面是用磚頭豎砌成的，但從那磚縫之間卻進出了一些鳳仙花，雞冠花來。又有一個小花壇，栽有些不知名的草花。幾盆秋菊尚未蓓蕾，有些憔悴的意思。有微風吹得花草搖動，有淡淡的一抹秋陽，花紅得有點寂寞，草綠得分外謙虛。自己便走到書案旁去，就案頭的紙筆寫出了一首五律。

「雷霆轟炸後，睡起意謙冲。庭草搖風綠，堦花映日紅；江山無限好，戎馬萬夫雄。國運昇恆際，清明在此躬。」

把詩寫好了，又在後邊寫了一段小跋：

「在××遇敵機轟炸，於明遠帳中午睡片時，醒來見庭前花草淡泊宜人，卽興賦此。」

剛寫到這兒。明遠在外室看見我已經起床，便走了進來。

——哦，在做詩，就給我吧。他這樣說。

——好的。

我於是在小跋後又添了幾個字：「用贈明遠同志。九月八日。」

明遠，不用說就是那位副處長的名字了。

明遠是看過我的「從日本來了」的，他問我：夫人有信來嗎？

我回答他說：前月廿一號有信來，以後便沒有了。

——生活沒有問題嗎？

——暫時還可以敷衍得過去，不過日久便沒有把握。

說到這個問題，自己實在是有點渺茫。

## 六

不一會××遣人來請我們，看見他的時候，才知道他到×××那兒去來，我



們剛好錯過了。

在一張鋪着軍用地圖的方桌上圍坐着，細密的地圖用紅綠各色的鉛筆畫了許多的直線曲線。

××案着地圖對我們把前線上的情形詳細地說了一番，據他說，我們不如敵人就是飛機大炮，假如全靠步兵衝鋒，那敵人是毫不足畏的。

但這所缺乏的飛機大炮應該如何補充，我是畧畧想了一下，不過我沒有說出口來。因為××是軍事專家，而且是在軍事上負責的人，我想就不待我說，在軍事上的當局一定是已經有了籌畫的。

最使我感動的是××說出他的主張是「屢敗戰屢」，我見××的口吻完全相同，我前月在××見着××時，他也這樣對我說過。這，我覺得是每個軍人所應該抱的決心，也是我們每個人民所應該抱的決心。要有「屢敗戰屢」的精神，我們才能夠抗戰到底。

××問到我有什麼意見，我寥寥把自己見到的告訴了幾點。

第一，我覺得我們的後方工作應該化整為零，應該多設醫藥站，伙食站等，並隨時移動，以免敵人轟炸。

第二，我覺得軍中的政治工作應該趕快復興起來，民衆運動應該從速開放而加以組織，如此才可以鞏固我們的後方，剷除漢奸的根蒂。

第三，我覺得全軍應該速施防禦霍亂的注射，因為霍亂在上海已經有流行的傾向。

第四，我覺得軍中應該多備日文宣傳品，由我們前線的兵士飛機師投散於敵人的陣地，以勸告敵人的士兵，覺醒他們的迷夢。

第五，我覺得軍中應有一種統籌全局的「戰報」，以聯絡各軍彼此的消息，以傳達正確的戰訊於人民，並以保存這次神聖抗戰的紀錄。

此外也說到難民移殖的問題，產業的問題，發動國民外交問題，××都

一命人紀錄了下來，據他說，他要把我所說的要點，打電到南京去。

他交了×將軍的三首詩給我，說×將軍向我致意，他已經回南京去了。

他又說，前線戰事很順利，為指揮之便，當晚已決定全都往前移動。移動的地點他雖然向我說明了，不用說在這兒是不好寫出的。

××陪着我們吃了中飯，我們，至少我自己，感受着滿腔的快意，乘着來時的汽車，又回到上海。

(九月十三日)

## 希望不要下雨

上海自戰事發動以來，救濟難民的事便成了嚴重的問題。開首的幾天，租界上的街頭巷口，遍地都是扶老攜幼的同胞，看起來真正是有點令人流淚。近來經各種社團的收容、遣發，流離的現象漸漸和我們的目前離遠了。

法租界馬斯南路的國際救濟會第一收容所，聽說是救濟難民最有成績的地方，因為有幾位朋友在那兒辦事情，在二十九號的上午，我便起了心，到那兒去看。

迎頭是一片空地上的四個大廠棚，入門在左側一個小棚內看見了好些年青的男女同志，圍坐在一條長桌的周圍，似乎在開會，大家都呈着一個愉快的面孔。

Y君看見了我，便把我向各位介紹了一下，跟着他便把我領着去觀察收容所的內部。

廠棚頂是篾席面的，罅穴頗多，漏着天光。草地上面着木板，難民們有的就在水板上睡着，有的薦以草席。這情形頓時使我生出了一種憂慮，萬一天下雨，却怎麼了呢？

據Y君說，所收容難民約一千四五百人，大抵都來自楊樹浦和虹口方面。小孩，壯丁，婦女，在分組訓導。小孩最好，教他們唱歌，他們是非常愉快的，醫藥方面有天主教的女教士在內從事看護。病人由廣慈及聖心兩醫院收容，聖心每日下午還要派三位醫師來診察，病人和嬰兒，每日上下午要給一次新鮮的牛奶。火食掃除等都是由難民分組輪流担任。

難民雖然多是假臥在地上，但的確相當有點秩序。廠中貼有字條，凡向來客索討錢物者，一經發覺即行逐出，足見初開所時難民有索討錢物之舉，但在我巡行的途中，大家以種種意義的眼光看我，却没有向我伸手。

所中的臭氣頗猛烈，的確有天主教士的女士數人在勤澀地服務，她們那清潔

的黑衣，雪白的衣領，的確有點像是天國中的東西。有的見着我，在臉上顯着歡迎的微笑。無言的目禮。

廚房也是棚廠，十幾位輪值者在三口大鍋裏攪着飯，在一架木台上切着東瓜，另一平列的棚廠裏有好些人正在用磚砌灶頭。Y君說，那砌灶的人也是難民。我覺得這些現象最好。

在一處草地上看見一位中年的母親，用一個土盆在替她的四歲光景的兒子洗頭。大家都是擁擠在自來水的籠頭邊，胡亂絞洗，她卻遠遠離開了一羣人，把她的兒子的頭，洗了又洗，這母性愛，使我潑出了眼淚。

走到有好些馬桶的地方，Y君說，洗馬桶也是全所人輪流擔任，開首的幾天男子們多說閒話，漸漸也就好了。

所中的壯丁究竟佔少數。據說，多是遭了日本兵的慘殺。日本兵在楊樹浦虹口搜索居民，凡壯丁則槍決之，婦孺老弱則驅逐出境。那嗎，幼兒而喪失父親，

老母而喪失壯子的悲劇，我相信一定是很多的了。

匆匆地在所裏巡視了一遍，在要走到門的時候，有一位童子軍祖開手本來要我簽名。我突然想到了「易經」的兩句話：「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便把這來寫在他的手本上了。

我自己本來是不信宗教的，但不知怎的，突然想到了天來。

我在要走出門時，對Y君注意過一下：棚廠那樣稀疏，如一下雨，收容所中的難民豈不會是更加遭難嗎？

Y君說，目前正在盡力在棚廠四圍挖濠溝。

但這，我覺得是不能滿足的。因為那棚頂的篋席只能遮日，不能遮雨。

——用些帆布來蓋上，怎麼樣呢？

但我這個建議不見得會生效力，因為Y君是由日本回來的高等難民，在那兒替人服務而已。

門側又有幾位女教士在那兒調製藥品，她們的衣冠愈見激起了我的宗教的情緒，我在離開收容所的時候，否·就在我目前運着筆追記這回視察的時候，在我的心裏時時返復着這樣的一個祈禱：

——天老爺，希望你不要下雨。

(九月二日)



## 不要怕死

漢奸有大有小，成因多少有點不同，因而對付的方法也就不免有點懸異。

小漢奸如人肉市場的野鷄，那是有點防不勝防的。治本的方法自然是在普及國民教育，提高國民生計，然而這可以說是國家的百年大計，實在是遠水不及近火。

爲衆救濟近火起見，只好力求治標。對於漢奸處以嚴刑峻法，自然是必要的，然而這只能除患於已然，不必能防患於未然。最好的防患辦法還是應該及早開放民衆運動，一方面嚴密民衆的組織，一方面擴大社會的宣傳，以民間的力量來代替官憲之窮。

文藝家在這兒是大有活動的餘地的。多多做些通俗的歌謠小說，加上插畫明白地曉以利害，多多製成小冊子，讓唱歌隊或說書隊，在下層民衆間廣事勸導，

或者也怕是一種有效的辦法。

大漢奸的防閑是相當困難的。這種大抵都是有點社會地位的人。他們並不是無智，並不是不曉得做漢奸的利害。然而他們仍悍然爲之者，我看有些是積漸使然，有些是出于不得已的。

積漸使然者，譬如男女關係之由交遊而戀愛而和姦，大漢奸之成，其當初大約也就是出于所謂「親善」，所謂「交歡」，久而久之，受了敵人的利誘，于是乎便陷沒下去。

出于不得已者有點類似男女關係的強姦。大約是臨到生死關頭受了敵人的威脅，最後一口氣爭不過來，於是乎也就陷沒下去。

對於大漢奸的處治自然是當以嚴刑峻法。已經明正典刑的漢奸們的供狀我覺得應該詳細地記錄出來，而且公佈出來，以昭示敵人利誘的門徑和威脅的方法，可以使旁人借鑒。

國家的最高政策要明顯地決定，也怕是防止大漢奸的屏障吧。例如和戰不決或如所謂「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這就是所謂「半推半就」，那是很有點危險性的。聰明的人在這兒便生出一種射倖心，以為萬一國家主和，那他便有餘地，於是乎一夕和親便千秋淪落矣。

大漢奸和小漢奸不同，小奸出於愚，大奸出於智。愚者之多固防不勝防，智者之狡亦防不勝防。對於這種智的犯罪，我看是應該多提倡名節吧。古聖先賢的節烈的故事，文章，我看是應該專門蒐集起來廣事傳播。對於方今的氣節凜烈的陣亡將士，由國家加以崇隆的旌揚之外，為文藝者應該盡力以詩文來表彰，使為一般人的楷範。

老實說一句話，凡是聰明的人，我看，都是有成功大漢奸的可能的。普通可以坦白地過去者，只是沒有遇着那種環境而已。我看，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凜烈自己的氣節，要不受利誘，不受威脅，臨到最後關頭爭這一口氣，不要怕死！

(八月卅日晨)

## 由「有感」說到「氣節」

「十年退伍一殘兵，今日歸來入陣營，北地已聞新鬼哭，南街猶聽舊京聲，金臺寂寞思廉頗，故國蒼茫走屈平，挈眷羣家何處往，蚩蚩嘆爾衆編氓。」

這是我在八月七號做的一首舊詩了，那時平津失陷，全面抗戰尚未開始，故不免畧有「寂寞」之感。詩成，放在案頭，並無發表之意。不諳幾時被朋友抄了去，前幾天竟在救亡日報上出現了一次，但末句都錯成爲「嘆爾蚩蚩衆編氓」弄得來失掉平仄，這是有點使我惶惑的，據朋友說，是暗記錯了，這一錯却又激起我來費這一番筆墨。

朋友們有的勸我不要做舊詩，但我總覺得做舊詩也有做舊詩的好處，問題該在所做出的詩能不能感動人而已。在我的想法，目前正宜於利用種種舊有的文學形式以推動一般的大衆，我們的著述對象是不應該限於少數文學青年的

索性再記出一首舊詩罷。

「悲歌燕趙已消沉，淪落何須計淺深，到底可憐陳叔寶，南寇贏得沒肝心。」

。1

這是聽見江朝宗輩就偽職時所做的了。

中國人的氣節不知何以竟掃地到目前的這樣狀態，兒皇帝，賣國奴，大小漢奸層出不窮，推究其原因，大約終因是愛錢與怕死罷。

有月爲一千幾百元的收入而一家父子均成爲奸謀的老詩人，真真是可以驚人的事。

在目前似乎提倡儉約，獎勵自殺，都要成爲救亡的工作了。

奢靡之風瀾漫天下，因此便愈見增加了金錢的魔力。

人也愛說 自殺是罪惡，我看倒也不盡然，能自殺乃解決自己的生命的人，

我看是決不會淪於奸謀的地位的。

我們應該想起屈原式的自殺。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能夠不怕餓死，能夠不怕殺頭，這樣的人多得一點，中國便可以自救。

## 「侵略日本」的兩種姿態

侵略國這個烙印已經深透了日本的額骨，無論怎樣是掩飾不了的。

但她的侵略姿態也有兩種：一種是「藝伎」(藝伎)姿態，另一種是「武士」(武士)姿態。前一種愛弄些美妙的外交辭令，說什麼「同文同種」，說什麼「共存共榮」，利用着虛偽的和平，以吮吸我們的膏血。後一種則高呼「生命線」，高呼「皇軍的威力」，老實不客氣地用飛機大炮來蠻制我們。

事實上這兩種姿態，其實只是一種。

「聊齋誌異」上有「畫皮」的一段異聞，值得想起。大意是某生得豔遇，後隔窗窺之，乃一夜又在畫着一件美人皮。

「藝伎」姿態不外是「武士」姿態的美人畫皮而已。

不用說，夜叉是比美人可怕的，但在事實上，「藝伎」之可怕實勝於「武士」。

自從「九一八」以來，日本之在對華侵略上的部摩擦，可以說就是這「藝伎」與「武士」之爭。她一向是以「蝴蝶夫人」(Madam Butterfly)的豔裝來麻醉着我們的。然而那樣和平的吮吸似呼還不夠飽，她索性把那畫皮拋掉，張牙舞爪地呈出了她的真容。

自由主義的日本的政治家和言論家的親善退了劇場，法西斯諦的軍閥及其爪牙的全武行，正打得鑼鼓喧天。

立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那一種在事實上更於我們有害，那是用不着多加思索的。

日本人最怕的是我們的反抗，而「武士」姿態卻恰恰只能喚起我們的反抗。日本的較爲聰明的人，曉得這於他們是一種危險，要盡力主張再蒙上畫皮，故爾他們的內部摩擦也就發生了。

這次淞滬抗戰的結果，「武士」姿態的日本受了一個嚴重的教訓，因而連他們



的少壯軍部都領悟到畫皮作用之更有效了。和平的聲浪在上海的一隅，就像「藝伎」所彈的「三味絃」一樣，又在村村香地幽咽了起來

我想，後們中國人總不會愚蠢到那樣十足吧，已經露出了原形的夜又再蒙上畫皮，我不相信我們中國人還有胆量去愛。

但我們在這兒應該向夜叉致謝，因為她的露出原形不僅是使我們由畏而生備，而使我們也辨別出了我們中國人中的蒙着畫皮的她的同類。

(九月二十日)